

地藏尼的故事

村上元三著 周净仪译



泷乃将门之女，她穿著白绫衣裤，在马上作战的英姿，令人刻骨铭心。她率军起义，不幸兵败，落难而逃。在朦胧间，她仿佛听到一种声音……

泷乃第一次知道自己是平将门之后，是在十六岁那一年秋天。

老天似乎太作美，雨下不来，连日酷暑，田里农作物几乎全部枯萎，收成锐减。农民在饥饿难忍下，不得已割舍亲情、甚至把幼小儿童也弃置山野，任其生灭。盗贼更是群起。天历十年（西历九五六年），竟逼得坂东地区炎暑休耕，新治郡也不能幸免。

泷乃和奶娘三铃，这时正住在新治郡一处偏僻小乡镇。这个地方，周围不仅有茂密森林，且砌有很高的围墙，房舍虽不很大，在乡下也算颇有点气派了。从小，泷乃一直把三铃当母亲般依赖著成长。奶娘每天都到田里干活，偶而也会有乡下男女来帮她耕作。有时，还会有三五十个不等男人，不时送些衣物，日用品，照顾她们的生活起居，所以谁是老、少两女人相依为命，生活倒不虞匮乏。

若单靠田里的收成当然是不够的，还得识与不识的男人，送些钱物来。泷乃从小就习惯了这种生活。凭直觉，也知道三铃不是她的亲娘。因为，三铃待她好象待小主般谦恭而有分寸。总喜欢把泷乃打扮得乾乾淨净，漂漂亮亮，像个小公主。任何粗活都不让她做，唯有读书，习字要求得很严格，生活虽在难苦中，仍请了一个留有浓胡子，叫太郎次的武师，一个月来两三次，在院子里，教授她剑法与弓箭等武术。每当奶娘伺候她穿戴，看她出落得日益像一朵白莲，便会感伤而哽咽的说：「如果，老爷，夫人都健在，看到你长得如此标致，不知会有多高兴。」可是泷乃询问自己父母是怎样人物，奶娘总是说时机成熟时，自然会告诉她的。

成熟的时机终于来临，天历十年秋，泷乃十六岁，乾旱连连，农民向官府申诉，要求免赋。地方上，也不断发生抢劫、甚至杀人放火等情事。此时，泷乃家，竟自动聚集十来个好汉，镇日警戒森严，保护她们，以防暴民打家劫舍。武师太郎次，更是全副武装，一改过去术师姿态，毕恭毕敬出现在泷乃面前。从小就授业这位武师的泷乃，竟然发现师父胡须虽白了好多，身体则壮硕如昔。



太郎次说：「公主！该是你走出家门的时候了。」被尊称公主倒是第一次，泷乃听得吓了一跳，以为弄错了，「我是公主？」

「很抱歉！为了安全，一直隐瞒公主的身世，国司（地方官职）藤原惟道，即将攻入。」

「他们为什么要向我进攻？」

「因为您是平将门之后。」

平将门三个字，早在奶娘三铃那儿听过。镇守府将军，平良将之子，另一名称是相马小次郎。为了领土，曾与叔父国香及豪族源护相争。结果，不幸叔父国香阵亡。为这事，回京城时定了罪，不久获得开赦，才回到自己的封土。国香之子，泷乃堂兄贞盛，为报父仇，遂挥军进攻，再被相马打败，饮恨之余贞盛联合另一叫藤原惟义的地方官，向朝廷诬报小次郎有谋叛之心，朝停乃下令追讨。

小次郎以本名平将门，在石井设镇守信。上野、下野两地下久都相继陷落。天庆三年，将门与贞盛、藤原的联军对抗，重伤不退，战死在猿岛。乃父太次郎临终含泪说：「主公的堂兄联合外人，向朝廷进谗言，说主公自称新皇，图谋下轨。所以，在敌人进攻之前，我们必须先召集人马。请公主率先挺身而出，为您已故父亲洗雪冤曲。一切准备皆已妥当，我们的人马也都集合在外面待命。」如此一说，泷乃自然把视线投向屋外，不知何时，已来了两百多个手持薪火，全副武装的人。当他们看到泷乃已在屋门外，大夥纷纷平伏在地、站在泷乃背后的太次郎遂对大家说：「我们拥立将门公遗女，泷乃公主为我们的首领，共同防御敌人。」

「有喔！好啦！」男人们大声齐答著。

太次郎反身告诉泷乃，这些人，十年前都曾跟随将门，辗转拼战各地的武士，也有些是他们的子弟。多年来，默默济助这个家，送钱、赠物、帮忙耕作的都是他们。

从这一刻起，命运安排泷乃必得登高一呼率领父亲的旧部，与敌展开搏斗。手脚敏捷的奶娘三铃，立刻把小姐那长而纤细的秀发，束在脑后，身穿白绫衣裤，腰佩短刀。当夜来击的联军，被英勇的将门旧部打得落花流水，鼠窜而逃，退回国府（地方政府所在地）。

平将门之女续承父志、率军复出起义的事，很快就传遍关东一带。过去，将门在石井所建的府第，在兵败人亡後早被烧毁。断垣残柱，几许凄凉地仍耸立正废墟中。泷乃就以此为根据地。那是举旗後三个月的事了。

坂东一带居民，至今仍不相信平将门会谋叛朝廷。虽然下野押领使，藤原秀雄与平贞盛，因讨伐平将门有功，都进身在京城。国司虽属地方官，大都留守京城，过著优闲的公卿生活，很少回到封地。一切事务由目代（代办官）处理，包括催缴田赋等。很少直接与农民接触，只会要钱而不关心民瘼，如何叫人尊敬！



因此，老百姓对十年前，为抗拒京城官军，最後战死的平将门，反而寄於莫大的同情。泷乃率领先父余党，在旱灾连绵酷暑的关东，与政府军作战。掳获的金钱、谷麦，也多分散给灾民。听以她的势力日渐扩张庞大，当人们看到白绫衣裤，长发随风飘逸的马上英姿。都这样说：「她就是泷乃公主，别看她容貌佼好，打起仗来，可是女中豪杰，神勇无比。」也有的直说她是母夜叉。这些流言多了久了，到最后，泷乃就叫泷夜叉了。

入冬後，她率领的人数，由两百增到三百多。在坂东一带，专门与政府军作对，不但放火烧脏官府邸，也抢那些为富不仁的富豪，打开谷仓，救济饥民。虽是非法的劫富济贫，却颇受

百姓爱戴，同声赞叹说：「不愧是平将门之后」。因此，官府的一动一静，百姓都自动且迅速地告诉她们。

有一次，泷夜叉率军，渡过利根川北进，来到奥州，奶娘三铃始终是个忠×，寸步不离地跟在身边。当她们到达一所无人住的废寺，进驻慧日寺，泷夜叉对太次郎说：「倒底还要过多久，这种久无定听的游击生活？」

「与您父亲将门公，当时势力范围扩张到奥州和坂东一样大时，否则，绝不罢手。公主！您放心，绝不让敌人一滴血，沾污您的手！只要您站在阵前，看到您，我们勇气和信心，就会倍增！」

「为什么，我一定要为没见过面的父亲作战？」

「将门公有三位千金，您上面两位姐姐均已亡故，现在只剩您一人。」

「奶娘告诉我，父亲有一子尚在人间，是我的兄长，难道仍不知去向？」

「如今，完全不知下落，将门公在石井建造府第时，九州海贼首领举判旗，后来，在筑前博多被剿灭。据说，将门公独子，纯为友谊不幸落入贼党，真相如何，不得而知。」

「唉！虽然没见过面，如果兄长还在，不必我出马，由兄长领军多好。」翌日，将门义军不幸惨遭偷袭，来敌，不只代官属下，还有在奥羽一带，专事抢劫的群盗。泷夜叉由太郎次护战，始与奶娘从慧日寺逃出，是夜，在旷野，没命地逃，不辨方向只知往前跑，跑得俩人疲惫不堪，最后，倒卧在草丛中，不知不觉睡著了。

月亮静悄悄地高挂天空，似乎也不敢惊醒他们。泷夜叉朦胧间，仿佛听到一种声音：「人身难得，佛法难悟，不借身命，一心精进！」惊醒。起身，借著月光四周查看，亦不知声音来自何处。仔细一瞧，只有草丛里，横倒一尊石雕地藏王像。自己竟然不知当著沈头睡之！「罪过！罪过！」，泷夜叉一面嘀咕，一面顺手把这尊石像放回原来的台座。仅有一米二高的石地藏，看来，在田野也不知经过不少岁月了，古仆×而慈祥。泷夜叉心中感动莫名。奶娘不知几时已醒来，眼光交替投射在泷夜叉和石地藏之间，并问：「是您把这尊地藏菩萨抱起来，放回原处？」

「是啊！横倒在草堆中多可惜，所以……」

「这么重的石地藏？」

「不！我没感到很重」，说过后再看这尊石地藏的重量，真非她一人所能搬得动的。

「怪事！我那来的神力，把他放回原位？」此时，耳边再度响起：「人身难得，佛法难悟、不惜身命，一心精进。」长到十六岁，一次都没听闻过佛法的泷夜叉，一时也不明白为何一再听到这种梵音，对著石地藏，泷夜叉自言自语地说，这究竟意味著什么？

次年，泷夜叉和将门余党，再度被代官所率政府军追击，他们的人数愈来愈少。仲夏季节，终于只剩下十人的小局面了。他们与太次郎在泷夜叉父亲所建的据点，拼命抵挡，一心想解开敌军的重重包围。只是太次郎心裏有所警悟，遂对泷夜叉和奶娘大叫：「公主和奶娘，局势太紧迫，赶快设法逃生，此地由我应战暂时抵挡！」说完就放把火，顿时木造房屋烧

成一片火海。太次郎看到她们两人，已在浓湮中逃离现场，才安心地靠著柱子，切腹自尽追随故主去了。泷乃边哭边喊：「太次郎！你多保重！」，奶娘扶著她继续往外跑。从此，将门余党全军覆灭，泷夜叉和奶娘三铃也消失得无迹无影。同时间，京都盛传平将门独子，仍藏身在首都附近。官府遂再度出马追捕人犯。坂东地区，农民也多窃窃私语，十分关切被称为泷夜叉的公主安危，不晓得是活是死？尤其，难忘她那潇洒飘逸的马上英姿。尽管代官像鹰犬般到处搜捕，却始终没逮到她们主仆两人。

战败後的这年深秋，泷夜叉和奶娘，迅速渡过利根川来到磐城，头戴草笠，身著旅行装。现在的泷乃，已不是过去骑著马车领党羽作战的泷夜叉。她回复原先在新治郡乡下，由奶娘带大的泷乃。她驻定在旷野专心的寻找著，嘴里还嘀咕：「好像就在这一带！」秋风横扫过及腰的芒草，石地藏仍昂伟地耸立在原地。

「哦！地藏菩萨安然无恙！」。

在梦中向我说偈语，竟不知我与地藏菩萨有何因缘？遂与奶娘再度住进慧日寺依旧空无一人。她们倾尽全力把寺院打扫清静，安单下来。附近居民对外来陌生的白净女人，都感到好奇，每天，也有人自动送食物给她们。

秋去冬来，岁月如流，泷乃得了重病，高烧不退、昏睡不醒，奶娘尽心照顾，附近居民也热心帮忙。一个寒冷的夜晚，昏睡中只剩一口气的泷乃，突然，睁开双眼，奶娘如释重负，高兴地说：「小姐！终于醒了。」 「我又听到地藏菩萨的声音！」

「什么声音？」

「人身难得，佛法难悟，不惜身命，一心精进。」泷乃喃喃自语，眼望著暗黑的天花板。三日後，病愈的泷乃和奶娘突然离开慧日寺不知去向，附近居民都非常担心。这样，大约又过了半年。她两人剃度後，现尼师相又回到慧月寺。泷乃法名如藏，奶娘三铃法号如铃。「地藏菩萨慈悲，引我入佛道，所以决定出家，法名如藏。」泷乃如此说。

慧日寺，自从她们走後，殿堂又告荒废，须弥坛本来就没有本尊坐镇。因此，如藏、如铃尼师每日得出门托钵。经过一年不断的化缘，才请得一尊地藏王菩萨的圣像，安置在殿堂。她的真正身份不久也被揭开，如藏尼师出家前就是平将门之女，也曾是名噪一时的泷夜叉，率领党羽转战坂东诸地。每当附近居民以此询问，如藏尼均不置可否，只是默然微笑。



经过利根川，坂东一带的盛传，闻风而至的昔日伙伴也找到了如藏尼问：有否东山再起的打算？如藏尼师只是静静地回答说：「我已不是过去平将门的遗女，只是一介平凡尼师，请把我忘了吧！」

慧日寺如藏尼的事，坂东各地代官亦早有所闻，只是，对方已入空门，又受居民尊敬，已不可能，像过去翻云覆雨般与政府作对，几经考虑，过去事付诸东流水，不再追究。如藏尼，每天必到草丛中，向那尊石地藏长跪合十。日子一久，当地人不叫如藏尼师，改口喊她地藏尼师以示敬意。奶娘如铃尼师，住寺廿年後去世。某日，有一旅行者打听清楚如藏尼的来历后，专诚拜访慧日寺。询问：大约卅年前，京都平将门独子被捕处刑。算起来，那位男子可是贵尼师兄长否？

「过去，我是被称为平将门之女，如今，出家为尼，不惜身命，一心精进佛道，达悟道之时尚远。」尼师欢笑回答。

如藏尼师被称为地藏尼师，寿逾八十高龄，天年始尽，安详归西。在如藏尼师墓前，一年有两到三次，总会出现一些老人亲临祭拜。当地人怀疑是平将门旧属来吊念。可是，面对这些虔诚的老人，没人敢上前打扰。不久，如藏尼师的故事，便在人们记忆里，慢慢流逝。

摘自《普门》131期